



闲话端午

解忧/文

仲夏五月，阴雨不断，来说说端午节。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将夏至所在的夏历五月称为“恶月”，将五月五日称为“恶日”。端午的定名就目前所见文献资料看，是在晋朝。晋朝的周处在《风土记》中说：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端午本是仲夏月的第一个端午，即夏历的午月午日，后人们用数字纪时体制取代干支纪时体制，以五月五日的“重五”取代原来的“重午”，但保留了端午之名。

五月榴花妖艳烘。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角粽。金盘送。生绡画扇盘双凤。正是浴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叶里黄鹂时一弄。犹瞢忪。等闲惊破纱窗梦。这首宋代欧阳修的词，上篇写端午节的风俗，用“榴花”“杨柳”“角粽”等端午节的标志性景象，表达人们的喜悦之情；下篇写端午节人们采摘兰草，以兰草汤沐浴，饮下雄黄酒驱邪的风俗。

为了辟邪禳灾，先民们生发出众多民俗事象，例如五彩丝系臂，沐兰汤，饮雄黄、艾酒，祭粽和食粽（角黍），龙舟竞渡等。

明朝诗人边贡在《午日观竞渡》中写道：共骇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云旗猎猎翻青汉，

雷鼓嘈嘈殷碧流。屈子冤魂终古在，楚乡遗俗至今留。江亭暇日堪高会，醉讽离骚不解愁。这首诗从端午期间戏水、赛龙舟的风俗开始写起，这些为的是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粽子是端午节的标志性食品，关于粽子的起源，耳熟能详的说法是祭祀屈原。最早出现的端午时食，应是西汉的“枭羹”。《史记·孝武本纪》注引如淳言：汉使东都送枭，五月五日为枭羹以赐百官。以恶鸟，故食之。一直到晋朝，粽子才成为端午的应节食品。《风土记》记载：五月五日，与夏至同。先此二节一日，又以菰叶裹黏米，杂以粟，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熟。同时有另一种端午节食，称为“龟”，但只在晋朝昙花一现，随即销声匿迹。只有《风土记》中被称为“角黍”的粽子，历千百年至今，成为最受人欢迎的端午节食。

北京地区的端午文化丰富多彩，老北京以五月初一为小端午、五月初五为中端午、五月十五为大端午。每年端午来临，要给佛祖和祖先上供，情人之间要互赠长命缕，粽子是风味多样，也要在门上挂菖蒲、艾草，贴神符。初一到初十是热闹非凡的城隍庙会，还要举行赛马、打球、射箭等比赛。

苏州端午节要祭龙神、舞龙舞狮，在门上贴钟馗像，室内悬关帝及雷部神画像。还要扎蒲为剑，织蓬成鞭，辅以桃梗蒜头，悬于门窗之上，

俱是为了避邪驱疫。小孩子挂老虎型头饰或老虎型肚兜。

还有很多少数民族也过端午节，比如：云南迪庆的中甸藏族，端午节举行摔跤、拔河、甩石子、赛马、射箭等比赛；湘鄂西土家族因姓氏不同，过端午节的时间分别为五月初五、五月十五和五月廿五；青海土族端午节的节日食品是白面馍，并且男女老少都会盛装出游；四川凉山彝族到山间草地歌舞、摔跤、斗羊；云南白族、拉祜族端午要植树。

在有的地方，端午节有吃鲜习俗，也叫“荐鲜”，就是要吃应时的小果品，包括樱桃、杏、荸荠、桑葚、江米藕等。在北方，有的地方有吃凉糕的习俗；有的地域还有吃时令面点的习俗，例如常见的五毒饼、藤萝饼、玫瑰饼；端午节食“五黄”的习俗最富特色，“五黄”即指雄黄酒、黄鱼、黄瓜、咸蛋黄、黄鳝。

在台州，每家每户会包麦饼简作主食，与别处吃粽子有相似寓意。温岭人所吃的麦饼则要在面粉中加入地莓或芭麻叶，还要炒一大桌子的馅。吃麦饼，必不可少的有咸菜炒米面、绿豆芽、鸡蛋丝、猪肉、鱿鱼等。将这些馅料按自己口味包入烙好的麦饼，嚼劲十足，鲜嫩美味。

又是一年端午节，这一原始主题不仅彰显出浓浓的文化传统，而且被赋予了新时代的意义。



端午忆

戴志伟

剥开一枚粽叶
就像打开了小时候的记忆
记忆里的端午
有艾草 有龙舟赛 还有食饼筒
诸多记忆都模糊了
但充满粽香的午后
一直都停留在童年
此时此刻
食一口香粽 喝一口浓汤
心里默默祈福瑞
把回忆的美好穿插到生活中

观端午文创国潮风

陈志刚

剑作菖蒲艾草香，五丝织起粽铃铛。
龙舟高奏箬山鼓，赤脚花腰舞欲狂。

麦饼

曹景瑜

麦饼圆韧又香，素葷五味个中藏。
端午小桌家人聚，绝味依然在故乡。

故乡的粽子

杨光武

关于端午的记忆里
有个故乡的粽子
萦绕在梦乡

青青的粽叶
包裹着童年的时光
糯米，粒粒饱满、滑糯
节日氛围
在柴火旺旺的厨房
热气腾腾

吃粽子
是一个温暖的故事
剥开粽叶
滚烫香甜的粽香里
沸腾着深深的母爱

粽香情浓

于春林/文

红枣嵌在糯米里，糯米裹在竹叶里，粽子飘香，在这充满浓厚中国情结的日子里，端午节又走进了千家万户。而此刻，端午情让我幽思难忘，故乡的情愫早已溢于心中。

6月的阳光洒满故乡的每一个角落，微笑洋溢在幸福和乐的故乡人脸上，家家户户准备着过节的东西。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节，人们在原野中采集最新鲜、最茂盛的艾蒿，馨香四溢；摘来桃树上肥厚宽大的叶子，拿到家里；手巧的老婆婆还要用红纸叠成荷包，用红线把艾蒿、桃树叶捆扎在一起，在端午的早晨，连同荷包插在或悬在门上，寓意招百福、祛病。

淡绿色的艾蒿、深绿色的桃树叶、红彤彤的荷包在各家各户门前垂挂、飘荡，格外醒目，寓意着吉祥和谐。此时的场景不禁令我感慨，端午节在故乡仍然延续，这样的风俗特别古老、亲切。

做客故乡或许是我的一种念想。父亲母亲都不在了，故乡的老屋也荡然无存，只有那曾经熟悉的面孔、故乡的大致轮廓常常勾起我的思绪；故乡变化太大了，昔日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早已被平坦的水泥路面所代替，一盏盏太阳能路灯像故乡夜晚的守护神，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夜幕中的故乡更加静谧，笼罩在我美好的回忆中。

其实，我更喜欢母亲包的糯米粽子，配上几颗老屋后枣树上的大枣。大枣成熟后，我们每

年都会留一些储藏起来，到这个时节用来包粽子，母亲的细心和对生活的用心让我记忆犹新。

端午节的前几天，母亲就会把要用上的东西准备好。为了迎合我的口味，家里一般都是包糯米粽子，偶尔还有几个大黄米粽子；母亲对粽叶的选择也很苛刻，一律是宽大肥厚的箬竹叶，这样包出的粽子厚实，煮熟了筋道，更有嚼头。每年包的粽子，我总是百吃不厌。母亲包粽子时放上的大红枣，让它出锅时就有了一股香甜的味道。剥掉鲜亮的粽叶，呈现在眼前的是又白又软糯的粽子，咬上一口，真是口舌生津！可母亲早已走了，只留下让我眷恋不已的思念和回味。

走在故乡的水泥路上，粽子的香味钻进了我的鼻孔，我知道，那是故乡的另一种味道。

端午粽香时

陆明华/文

儿时，故乡的端午是从采撷粽叶开始的。

粽叶一般选择用苇叶。老家门前的池塘边长满了芦苇，郁郁葱葱、翠翠绿绿的，轻风乍起，一条条苇叶迎风而动，像是涌起一阵阵绿色的波浪，煞是好看。

熹微的晨光中，母亲趁着太阳未升，朝露还附在叶子上，挎着竹篮到塘边采撷苇叶。采苇叶有讲究，要选那种叶片舒展、颜色翠绿的中叶，不老不嫩，老叶没有韧性，嫩叶没有香味又不经煮。

母亲将采回来的苇叶分成十个或二十个一捆，用细绳分别捆好，然后放在装有清水的盆里。清水要一天一换，既要保持苇叶的新鲜，又要让苇叶在浸泡之后变得更有韧性。

到了端午节前两天，就要准备浸泡糯米了。母亲是个细致的人，选糯米时一定会用竹筛将糯米过上几遍，将碎米统统筛掉，只留下那些颗粒细长、饱满的，也放进清水里浸泡，为的是让米吸足水分，做出来的粽子才糯软可口。

包粽子的日子一般都在端午节当天。一大清早，母亲先采来菖蒲、艾草悬挂于门前屋后，随后便开始包粽子。只见母亲利索地将苇叶交叉摆入簸箕上，将沥干的糯米均匀地撒在上面，中间挖个小槽，放上我们喜欢吃的馅料，然后再撒一层糯米。

包粽子在我看来是个细致活，稍不注意就散掉了，对于母亲却简单得不得了。母亲的粽子包得好好，那时，十来岁的我总喜欢守在母亲身边看她包粽子，看着看着觉得不难，也就动起手来：选两三片粽叶，大小搭配，叶尖相交，铺成大约一巴掌宽、七八寸长的长条，双手四指并拢住两端，拇指压牢，一翻一卷，便卷成一个尖尖的小桶，然后是装糯米，还得用一根筷子戳一戳，再捏拢来，捆扎住，一只粽子便大功告成。那时我必定在母亲身边试着包几只，无奈粽子到我手里就变了样，幼时的我对母亲这项本事实在佩服得不得了。

煮粽子则是个耐心活儿，先将水煮沸，再把粽子放进去。水要没过粽子，绝不能让粽子露出水面，否则很难熟透。这么多粽子都要在大锅里进行

熬煮，放到用柴草燃烧的土灶上，需要一人坐在灶前添加柴火，只听柴火呼呼作响，火焰照得脸蛋红红。先是用大火伺候，粽子半熟时再改用文火，不紧不急，慢慢煮。

等到屋子里开始弥漫粽香，母亲会拿双筷子去戳，感觉弹性不错后又将粽子拎出水面，仔细观察苇叶的颜色和粽子的饱满程度。揭开锅盖那一刻，将粽子提出水，随着氤氲热气扩散，满屋生香，香气弥漫左邻右舍，我便有了莫名的激动。

儿时，孩子们的端午是在欢乐与玩闹中度过的。端午那天，孩子们出门时要在胸前挂上一串串小粽子，寄托着长辈无限美好的愿望。然而我们并不会多想，只是呼朋引伴、四处串门，好心的婆婆婶婶们总会像变戏法一般，拿出特制的小粽子给我们挂上。

儿时端午，粽香回忆充满着温馨。如今，吃粽子已不再是奢侈的事了，人们过端午节也更加丰富多彩。而不管生活如何改变、日子怎么红火，粽子的味道始终代表浓浓的亲情，这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根植在心灵深处的蒲草

矫友田/文

那一丛丛绿云般的蒲草，一直生长在我的心灵深处。它们的根刺透淤泥，深植于坚实的土层；它们纤细柔长的叶子，挺出水面，迎着阳光生长。

蒲草的姿态总是快乐和倔强的，在祥和的日子里，它们随着和缓的风儿，轻轻摇曳着碧绿柔长的叶子，彼此摩挲着，弹奏着。那纯净的乐符和着水鸟欢快的鸣叫，跌落在水面上，泛起一个个微小的涟漪。

在风雨交加的日子，蒲草会伴随骤风兴奋地舞蹈，柔美的舞姿中透着几分粗犷。蒲草变成了一个豪情万丈的侠女，欲把身下整塘或满河的水搅起。

我喜欢和敬慕蒲草，那一种深植于心灵的植物。记忆里，村东有一条蜿蜒的小河，每到夏季，那一丛丛碧绿的蒲草肆意地将整条小河的空间填满。烈日之下，当我们潜水钻进那一丛丛蒲

草时，整个夏天便被挡在外面了，身边只有水的清凉和蒲草的芳香。

秋天，是蒲草成熟的季节。它们泛黄的肌体开始构思一个新的梦境——期待着人们踩着水前来收割。蒲草的梦想也是快乐和坚强的，因为它们渴望被收割的人儿编织成蓑衣和雨帘，继续迎风挡雨。

那年冬天，老村规划的时候，这条蜿蜒的小河被填平了，那一丛丛碧绿的蒲草，从我的视线中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我始终感觉，没有蒲草的夏天总是多了一些莫名的遗憾和伤感，这样的夏天有些不完整。

一个夏日的傍晚，我第一次带儿子到河边散步。火红的晚霞映照着这条人工修建的小河，河堤都是用水泥和平整的花岗岩砌成的，非常洁净。河畔上栽种了许多垂柳、迎春和其他花木。

河水很浅很清，没有蒲草的映衬，流水的样子有些匆匆。这样的流水随处可见，已没有那种诗般的意境可寻了。很随意地走着，在经过小河

一转角处，我的眼睛蓦地一亮，因为在小河底竟生长着一丛碧绿的植物，那柔美修长的叶子在轻轻摇曳着。啊，是久违的蒲草！我禁不住脱口而出，眼角也有些湿润了。儿子惊讶地盯着我，他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如此激动。是啊，他怎么会明白，在那些碧绿的叶子下面，藏匿了我整个童年的欢乐与渴望，还有一份折断已久的思想呢？

在那丛蒲草的指引下，我找到了那条自然小河的影子。原来，这个转角处是现在这条人工小河与从前那条自然小河的交叉点，而那一丛蒲草就是生长在以前的河床上。谁能够相信，那丛鲜活的蒲草，曾被泥土和垃圾湮没了六七年之久呢？我想象不出来，在那一段漫长黑暗的日子里，它们忍耐了多大的痛苦折磨，才重新迎来生命的阳光？

然而，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就是蒲草一直没有放弃对生命的希望。你看，那丛蒲草在阳光下，正尽情展示着它们快乐的姿态和倔强的个性！

